

国外术语学研究现状概观（二）

郑述谱 梁爱林

（黑龙江大学，哈尔滨 150080；惠州大学，惠州 516007）

提 要：本文围绕以下 6 个方面对国外术语学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概括的描述。这 6 个方面是：1）抛开“学派说”，从“地域”角度着眼；2）从对学科的定位透视研究状况；3）从研究的侧重点看各自的优势；4）近年研究的大趋势与新方向；5）术语教育的状况；6）有关国际组织的活动。

关键词：国外术语学；研究现状

中图分类号：H083

文献标识码：A

近年研究的大趋势与新方向

综观近 10 多年来的术语学研究的发展，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呈现出的一个明显的趋向就是，对术语学理论研究的兴趣锐减，转而从事围绕术语语料库建设等实际应用性活动的人数剧增。对此萨格也曾公开承认³这种倾向在俄国也看得很明显。它体现在学位论文的数量上。1990 年为 90 篇，1991 年为 37 篇，1992 年为 41 篇，1993 年为 16 篇，1994 年则降到了 9 篇。有的俄国术语学家把这称为“术语学的彷徨”。

应该如何看待这样一个趋势呢？我们认为，不妨从三个方面来考虑。第一，不应该忘记，术语学是一门偏重应用的学科。如果说任何学科都离不开术语学，那首先还是术语学的应用部分，包括术语的标准化、术语编纂、术语的翻译、学科领域术语语料库的建设等等。就这一点来说，上述趋向应属正常。特别是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普及与应用的推广，以及其潜在的市场开发价值的诱惑，人们趋之若鹜地转向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应用领域，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第二，在任何学科的发展历史过程中，实际经验的积累与理论上的升华，总是交替发生的。二者总是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某一个时期偏重于某一方面，也是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的。三，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正如俄国术语学家所指出，“事实越来越明显，许多术语学研究仍然带有描写性质，这就愈发使其远离实际工作的本质性问题与需求，并进而限制理论与术语实践活动的发展”。（Лейчик 2007: 235）应该相信，尽管现时期理论研究处于低谷，但在实际呼唤理论的时候，总会有人站出来提出相关的理论观点，因此，也不必对目前的理论研究的低迷表示悲观。

即使在奥地利—德国这一地区，术语学也已经进入“后维斯特”时期了。当今这一地区的代表人物，如加林斯基（Galinski G.）、布丁等，特别热心于术语学的普及与启蒙工作。他们在“从中国到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致力于宣讲术语学理论及应用问题。其他西方国家的学者也群起效尤，进一步促进了术语知识的推广与术语工作经验的传播。与此同时，摆脱维斯特理论或者说是多元术语学理论的趋向也逐渐显现出来。这在以下的一些著述中，看得尤为明显：如西班牙卡布雷（Cabre）的术语学交际理论，比利时泰莫曼（Temmerman）的

社会认知术语理论等。

在上述总趋势这一大的背景下，我们又不难理出几个值得注意的新方向。代表这些新方向的关键词分别是：术语知识工程学、篇章术语学与认知术语学。

20 世纪 70 年代末，在计算机科学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费尔伯率先提出了术语知识工程学(Terminological Knowledge Engineering)。当时计算机技术的新的应用领域，如人工智能(AI)和知识工程等，顺应了维斯特术语学理论的跨学科概念，或者说是这一概念的自然产物，因为维斯特早在 1974 年就明确指出，本体论和计算机科学都是术语学理论的主要支柱。于是，费尔伯，加林斯基和奈道比提(Nedobity)在 80 年代沿着这个发展方向展开研究。1988 年，加林斯基与日本一家软件公司在术语知识工程领域开展课题研究。加林斯基还于 1987 年在特里尔大学发起了首届术语学与知识工程研讨会。这次会议对德语国家和国际术语学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可以说它对术语学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此后，术语知识工程学(TKE)研讨会每三年举办一次，1990 年在德国的特里尔，1993 年在德国的科隆，1996 年在奥地利的维也纳，1999 年在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2002 年在法国的南锡，2005 年在丹麦的哥本哈根等。许多年轻研究人员受到术语学传统的影响均有志于术语知识工程学领域的研究。历届会议的论文集能够反映出术语理论与方法论研究的现状与动态。目前，这一新的研究方向方兴未艾。不过，所用名称不尽相同，也有的称为“知识库”、“知网”等。其基本内容在于，在术语库的基础上，在具有相同内容特征的术语之间，建立起逻辑与联想联系，包括属与种之间的联系，种与种之间的联系。所有这些联系都是借助于分析相关概念，揭示与提取它们之间的区别特征来实现的。在可能的情况下，还可以借助专门的程序，构建出直观展现某一术语系统内多层次结构的示意图，一个个环环相扣的定义系统。它甚至可以向从事术语统一的专业工作者提供可供选择的术语及其定义。

另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就是篇章术语学。最初，研究术语的使用往往是脱离开文本语境孤立进行的，而篇章术语学则越来越重视研究术语在文本中使用的问题。这种研究引导人们注意不同性质的文本对术语使用的不同要求。与此相关，这里自然会涉及诸如术语的形态变化、一词多义、同义术语、术语的短语搭配、术语的概念所指、概念间的内在关系、术语的单位和组成等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观察术语在篇章中的行为特征。这种研究得以开展，主要借助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电子文本的获取与利用随手可得，互联网成为了术语工作的重要资源。另外，术语的翻译研究也是篇章术语学发展的主要推手。翻译研究人员采用以语料库和文本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建立了平行的语言语料库，在比较语料的基础上，从平行的双语或者多语文本中寻求解决术语翻译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的确，科技文本的翻译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从事术语活动的过程。从对原文本的理解，编码信息的查询，包括出处的查询，到翻译的新文本的产生，都会涉及到术语在文本语境中具体的使用情况。译出语与译入语文本中的术语信息是否对应一致？术语是否发生了变异现象？术语的概念是否能够保持等值？解决这类问题的最好方式就是在文本语料中，在特定的语境中，来观察术语的行为表现。应该看到，同样是在文本中研究术语，但是计算语言学学者与翻译学者的注重点是有差别的，前者注重从文本中提取术语等信息，然后用形式化的表达方式来操作，而后者偏重从文本中提取术语等信息后，经重组再把它用不同的语言形式还原回去。这样做必然会带来术语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形式发生变化、“走样”甚至扭曲。这一点也正是它对传统规定术语学研究的一个挑战。

认知术语学研究是随着认知科学、认知语言学的兴起而跟进的。术语与人类认知能力的联系可以说是天然的。不同学科在不同时期所用术语的完善水平，是这个学科发展水平的体现，也是折射人类思维能力的一面镜子。有学者指出，认知术语学研究，绝不仅仅是术语学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而是对术语、术语集、术语系统、以及各种术语文本等一个全新的观点体系。也许有一天，20 世界末之前形成的术语学理论的所有范畴与概念，从认知术语学的

立场来看, 都可能需要重新审视。在认知术语学看来, 术语是对在认知过程中出现并完善的专业概念的口头化或称在言语中或称话语中物化的东西。它应该被理解成将稳定的符号系统与反复变化的认识辩证地结合在一起的语言动态模式的成分。术语可以看作是对研究者意识中发生的某种心智行为的特别校正物, 因此, 术语又能透出术语创建者主观世界的主观性特点。同时, 术语又是具有语言符号共同特征的普适的语言范畴。由此看来, 认知术语学给术语学研究带来的变化极可能是革命性的。让我们对此拭目以待。

术语教育的状况

无论是从事术语学理论研究, 还是应用性的术语工作, 都要求有包括语言学、逻辑学、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知识。按传统的专业分类实施的教育, 具有这类知识结构的综合性人才是很难培养出来的。于是, 人们很快就意识到开展定向术语教育的必要性。在不同国家与地区, 先是举办一些短训班性质的术语培训活动。通常, 这类短期培训活动开始多是介绍术语学这一新知识领域的一般性问题, 后来则愈来愈专门化。但是, 作为高等学校一门课程的较为完整的教材却长期缺失。从 70 年代始, 这个问题愈发尖锐地提了出来, 并引起了相关组织的注意。先是由国际应用语言学联合会下属的术语学与词典学委员会, 在 20 个国家的 140 所高等学校开展了一项术语专业人员培养调查。接着, 在 1978 年, 在加拿大又召开了一次国际术语教育研讨会。会议通过了一个提纲, 指出术语专业人员的培养, 可以以某学科专业知识或语言学知识为基础, 按不同方式分别进行。80 年代, 在加拿大和法国, 分别有隆多与费尔伯编撰的术语学教材问世。1979 年, 在奥地利, 也有维斯特编写的接近教科书性质的读本。加拿大魁北克的科学与应用术语跨学科研究小组 (GIRSTERM) 还制定了一系列分别以术语学、翻译理论与实践以及计算机应用等不同学科为侧重点的专题培训提纲。

这里有必要对国际术语信息中心 (Infoterm) 开展的面向国际的术语教育活动多说几句。自 80 年代开始, 该组织对第三世界的术语教育活动表现出特别大的热情。从非洲到亚洲到拉丁美洲, 一些术语专家都多次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各种短期讲学与咨询调查活动不断。每年暑期, 在维也纳, 也总有面向世界各国青年学者的培训班。在布鲁塞尔, 自 1984 年起, 每年也都有欧盟国家的术语专业人员以及翻译人员的培训。

按劳伦与皮希特的调查, 俄国是最早开展术语教育的国家。早在 50 年代, 在大学里, 术语学作为其他学科的组成部分, 已经开始讲授, 第一本手册性的材料已经出版, 后来, 又有各种不同类型的术语学教材出现。对此, 笔者已经有专文介绍, 此处不赘。而在德语国家, 最先是在奥地利, 在 70 年代初, 由维斯特开始了“在学术水准上”的专业教育活动。80 年代初, 术语学课程多由国际术语中心承担。尔后, 则由多所大学通常作为翻译课程的组成内容讲授。北欧国家的专业教育工作始于 70 年代中期, 此后一直呈上升态势。课程由大学及相关组织, 如瑞典的技术名称中心 (TNC) 承担。在大学里, 术语学通常是作为专用语翻译或职业交际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学科的组成部分。加拿大的情况基本与北欧接近。在罗曼语地区, 如在西班牙, 从 90 年代术语学开始登上大学讲堂, 并成为所有大学的必修课程。而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 80 年代已经开展了对教师或调查人员的术语培训工作, 同时有相关材料出版。在英语国家, 在 80 年代开始, 术语学也作为翻译学的相关学科内容讲授, 并有手册类读物出版。在以尼日利亚为代表的非洲国家, 术语学知识也作为其他学科的组成部分在一些大学讲授, 其主要目的则是面向语言规划方面。

一个学科专业人员教育与培养工作的水平, 受制于该学科自身的发展与普及水平, 同时, 它也在一定程度上, 决定了今后一段时间内的发展潜力。这里特别值得就苏联解体之后的情况单说几句。列依齐克在 2003 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出版术语学著述的地域相当广泛——从圣彼得堡到东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从秋明到克拉斯诺达尔。这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俄国很早就以大学为中心开展普及学科理论与培养年轻干部的工作，其中包括术语学基础理论与部门术语的应用培训。虽然近年来，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一些俄国城市学派的领衔人物相继去世，使这些学派的活跃程度有所下降，但也有一批新的、年轻又富有激情的术语学工作者涌现。”“作为学科成熟的标志，也出现了一些可作为术语学初学者案头书的著作。”这段话实际是在说，由于术语教育工作做得好，俄国的术语学研究与实践工作是后继有人的，甚至在苏联解体短期受挫之后，很快又开始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

1995 年，欧盟开始把“术语师”列为未来最有需求的专业之一，据统计，在欧盟，每年用在翻译上的开支费用达 300 亿美元，且按 15% 的比例每年递增。有待开发的潜在市场仍有 30%。可以期待，随着术语学的发展，全球范围内术语教育的势头一定会有增无减。各国术语学家联合发表的《比亚韦斯托克宣言》说：“现有的研究结果中最重要的结论之一就是：认识过程的加快实质上取决于专业词汇的发展水平。因此，各国的人士与政府应该清楚地懂得，他们致力于加快本民族专业词汇的发展，也就是在为本国的科学、工业与文化进步创造条件。”可以相信，随着各国政府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术语教育肯定还会更快地发展。

有关国际组织的活动

与术语活动相关的国际组织，绝不仅仅是一两个。如果按开始活动的时间年表为序，首先也许应该从国际电工协会（IEC）说起。早在 1906 年，这个组织就开始了术语的记录工作，于 1938 年，《国际电工词典》问世。这也许是最早的一部面向世界所有国家，用多种主要的语言编纂的术语词典。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与国家间交往的发展，在全世界范围内实行科技术语规范化的要求愈来愈强。首先关注并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的国际组织当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它发布了一系列与科技术语工作有关的文件，其中包括单语种与多语种对照的科技术语词典书目，个别的术语标准，以及有关搜集与实现术语标准化的决议。这些都为开展国际间的术语合作提供了基础。

首先遭遇术语问题的是科技翻译工作者，对新术语的翻译是最令人头痛的事。因此，国际翻译协会（FIT）与从事术语工作的机构发生了频繁的联系与交往。双方都从中感受到开展术语国际合作的紧迫性。直到 1971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才与奥地利标准学会签订了一个建立永久性机构的协议，这个机构就是国际术语信息中心。

维斯特的术语遗产还包括术语学领域中国际组织的设立。早在 1936 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就设立了一个术语标准化委员会（37 分会）；二战结束后，ISO/TC 37 重建，由奥地利接管了秘书处的工作。维斯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之下成立了国际术语信息组织（INFOTERM），但确是奥地利标准研究院的一个部分。1989 年，术语网（TermNet）作为一个国际的术语网络成立了，同时，国际术语研究的机构（IITF-国际术语研究院）也成立了。1986 年术语与知识学会（GTW）成立了。1996 年 INFOTERM 按照奥地利法律再次作为国际性的组织组建，国际术语信息组织仍然主持 ISO/TC 37 秘书处的工作。

这里有必要说说美国人参与制定国际标准的情况。美国代表积极参与 ISO TC 37（37 技术委员会）的术语学和语言与内容资源的工作，美国术语研究人员在开发术语交换的标准方面，特别是在开发 ISO 12200: 1999 的 MARTIF（机读术语交换格式）术语数据标准（这是继 XML 之后的标准，现在称为 2005 LISA TBX 标准）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就与德国和奥地利等国家合作开发了 SGML 标准。美英两国和加拿大的研究人员在制订知识组织体系的术语相关的标准方面一直起着领导的作用，英国学者主持了 ISO 639 系列的语言代码标准的制订工作，加拿大学者主持了 ISO TC/SC 3

(计算机辅助术语学)和 ISO TC/SC 4(语言资源管理)等标准的制订工作,而美国专家则是牵头负责了 ISO/IEC JTC 1/SC 32 的工作,其它参与的国家有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这项工作涉及元数据的登记标准,SC 32 属下的第 2 工作组的任务是开发与维护“便于具体说明元数据和管理元数据的标准”,以便能够“认识术语、信息和支持的过程并且分享术语、信息和支持的过程,例如,互操作性,电子商务和组件的开发”(ISO JTC1/SC 32 2005)。在元数据的登记中,数据的识别、命名和数据组成的定义其本身就是术语工作的一个重要的部分,而 ISO 704 中关于术语工作—原则与方法的标准为美国专家制订元数据的标准和分类词典的规范提供了术语研究方法和撰写定义的原则,这些术语理论原则对美国开发元术语标准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美国专家还积极参加了网本体语言(OWL)的开发工作,它是万维网(WWW)的一个国际合作的术语工作,在 OWL 框架内,美国专家应用资源描述框架(RDF)开发了机器互操作的数据资源。构建语义网(Semantic Web)引起了数字资源中知识与信息置标语言标准的开发工作,美国国家信息科学组织(U.S. National Information Science Organization)负责制订了单语控制词汇的新标准(ANSI/NISO Z39-19.2005)并且已经获得批准,这个新标准包括在数字化环境中应用分类词典方法进行知识组织和知识检索的信息。美国在进入 21 世纪后,术语研究的重点放到了制订与开发语义网所用的普遍本体置标语言的工作上,它采用语用的方法来展示语义方面的信息。OWL 标准的目标是促使知识的检索能够跨越不同的系统工作并且延伸到万维网中,与国际互联网的标准兼容。此外,美国和英国的图书工作者还携手参与国际图书馆协会联盟(IFLA)关于多语分类词典新指导纲领的工作(IFLA 2005)。

总之,国际标准化组织属下的 37 分会在制订术语领域的标准方面成效最为显著,37 技术委员会第 1 分会负责原则与方法的标准工作,已推出的 3 个标准是:ISO 704:2000:术语工作—原则与方法;ISO 860:1996:术语工作—概念与术语的协调;ISO 1087-1:2000:术语工作—词汇—第 1 部分:理论与应用;37 技术委员会第 2 分会负责术语词典编纂与词典编纂工作方法的标准化工作,已推出了 8 个标准。37 技术委员会第 3 分会负责管理术语、知识和内容系统的标准化工作,已推出的 4 个标准是:ISO 1087-2:2000:术语工作—词汇—第 2 部分:计算机应用;ISO 12200:1999:计算机在术语中的应用—机读术语交换格式(MARTIF)—协议的交换;ISO 12620:1999:计算机在术语中的应用-数据类别;ISO 16642:2003:计算机在术语中的应用—术语指标框架;37 技术委员会第 4 分会负责语言资源管理的标准化工作,目前还没有推出任何的标准,但是已经在酝酿几个标准的形成。另外,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国际术语信息中心这个非赢利的组织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享有盛名的术语中心的网络机构,它为促进全球多语的知识社会在有效组织术语活动、开展术语工作及知识传播方面真正发挥了术语的网络作用,为术语教育的普及工作,特别是提高国际社会各个阶层人士的术语意识,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术语学还是一门较年轻的学科。在当今这个信息化社会,随着“知识爆炸”与“信息爆炸”时代的来临,对术语学的客观需求超过以往任何时候。术语学本身的发展也可以说是日新月异。无论从中国的术语学建设需要这个小目标来说,还是从提升整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这个远大目标来讲,我们都应该持续关注国外术语学的发展状况。本文作者愿与各位同仁共勉。

附注

- 1 参见 Christer Lauren, Heribert Picht 2006: 163-184.
- 2 参见 Russian Terminology Science (1992—2002): 5.
- 3 参见 Лейчик 2007: 233.

参考文献

- [1]Гринев С. В. , Лейчик В. М. 1999 К истори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я[J]//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ая информация[C].
- [2]Кузнецов В. Г. 2003 Женевская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ая школа[M]. Москва: УРСС.
- [3]Лейчик В. М. 2007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M]. Москва: URSS.
- [4]Марчук Ю. Н. 1992 Основы терминографии[M]. Москва.
- [5]2004 Russian Terminology Science (1992—2002) [M]. Vienna:Termne Publisher.
- [6]Larissa Alexeeva, Valentina Novodranova 2006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Terminology[A]//Modern Approaches to Terminological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C]. PETER LANG Bern.
- [7]1986 80年代的术语情报学[M], 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 [8]G. 隆 多 1995 术语学概论[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9]郑述谱 2005 俄罗斯当代术语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A General Survey of the State-of-the-Art of Terminology Studies Abroad (II)

ZHENG Shu-pu Liang Ai-lin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Huizhou University, Huizhou 516007,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is a general survey of the state-of-the-art of the terminology studies abroad by focusing on the six areas. They are presented as follows: 1) Approaching terminology from the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rather than from the definition by different “schools”; 2)Examining the academic position of terminology; 3)Comparing the respective advantages resulted from different research focuses; 4)Recent trend and development in terminology research; 5) Status quo of the terminology education; 6) Activit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concerned.

Key words: abroad; terminology; state-of-the-art

收稿日期: 2008-12-06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外术语学理论研究”(05JJD1740180)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郑述谱(1940-)男, 山东牟平人, 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词汇学、词典学、术语学; 梁爱林, 惠州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 词典学、术语学。

[责任编辑: 张春新]